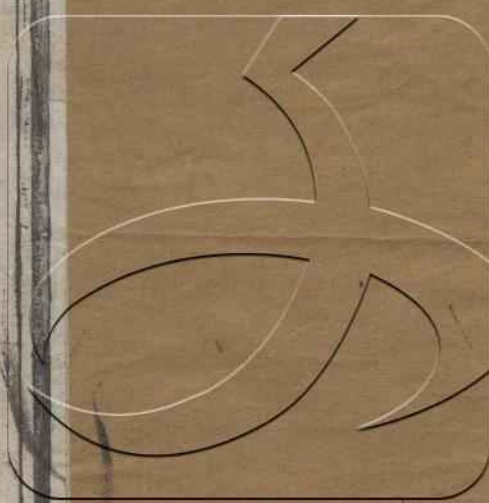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六

論辨類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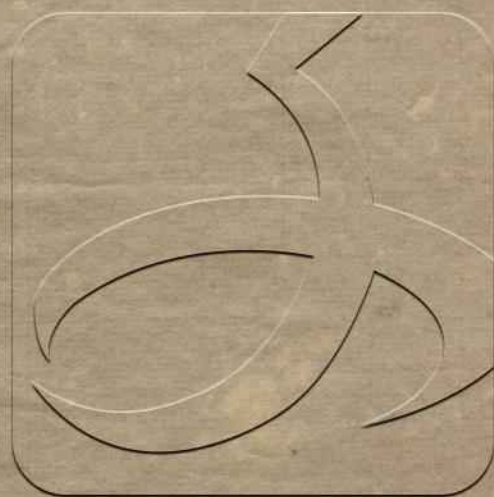
原人上



方苞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為天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為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慾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為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為也而有或許之則作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凶劾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



國朝文錄 卷六
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誓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方苞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天下大亂尚賴先王之道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

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以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慾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

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為之所其積也遂足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方苞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為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為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

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為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嘗恐其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為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周公論

方苞

劉子古塘問於予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予曰是乃所以為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衆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為偽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

可加刃於其兄石碯殺其子厚蓋援周公之義以自決者也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賊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於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字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董史書趙盾弑其君然觀鷓鴣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蓋用周公之典法斯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怒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春秋於魯亂而未成者皆以與哀兄之仁討賊之辭書長霄樂盈是也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商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其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

缺斨之後衮衣繡裳駐大師於徐兗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迪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為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驚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為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太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為苞桑磐石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

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論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序而錄之

漢文帝論

方苞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即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下之簡以為黃老之學則

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為而止其間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于忠肅論

方苞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過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為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正常用季桓子之命而南氏之男以殺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

國朝文錄 卷六
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權威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驪戾先儒病焉不知媾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媾誅驪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圍人犖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復得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驪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媾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封建郡縣利害論上

宋書

柳宗元封建論蘇軾以爲聖人復起亦不可易是皆有見於封建之弊不見郡縣之禍者也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失而封建之禍常輕郡縣之禍常重專主郡縣而廢封建非不易之論也蓋封建久有並吞之諸侯郡縣久禍常發於匹夫與境外之強敵諸侯平時驕侈不可制朝廷急之則連衡而相抗禍小則爲漢七國甚卽爲晉八王又甚且爲明成祖皆相殘於骨肉間所謂憂在蕭牆之內也若禍起匹夫與境外之強敵則秦勝廣劉項漢黃巾晉劉石唐黃巢與宋靖康德祐之慘其爲外侮亦已甚矣且夫七國雖亂不可掞朱虛齊王之功晉惠賈后之庸且惡雖無宗族亦失其國成祖雖已過當然終不失有明之祀是封建或至尾大不掉亡其國家而中

國屠滅終不至大甚也郡縣利固矣然其大壞無屏翰藩垣之固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欲留遺育而不可得而勝廣之殘項羽之暴黃巾之虐死亡不可勝計淵聰石勒坑屠不下數百萬黃巢殺人幾千萬元祖欲盡殺漢人以便牧馬雖耶律楚材諫止然猶殺人至鉅萬明季李自成張獻忠所過屠戮無遺河洛楚蜀至今爲墟嗚呼殺人之多卽盈野盈城豈至是哉國之所以存亡亦不在封建郡縣然創制規模不可不審後世謀國者莫不以郡縣爲宜不知天下大利大害三代聖人固已籌之熟矣侯甸綏要荒五等之制爲子孫帝王計正爲天下計也宗元之言曰湯資諸侯以黜夏武資諸侯以勝殷迫於勢不得已而不廢夫湯之興也如火烈烈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武之興也我武惟揚滅國者五十不但心

非利天下不欲以術籠致諸侯卽其兵力已無籍天下之助矣日月出而羣陰伏使湯武牽制於諸侯因循遷就而不能自主是赧獻僖昭之君也何以爲湯武光武興而竇融不必終有河西唐祖興而羅藝不必終有幽朔宋祖興而李煜不必終有江南錢俶不必終有吳越而況於湯武乎彼謂欲廢封建而不能者以後世謀人國之心而疑古之大聖人也惑之甚者矣蘇軾謂三代不能廢無罪諸侯其說近是然三代豈但不廢無罪而已又從而建置之夏商不可考周諸侯見春秋者皆所自建不但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爲可據也二子者以爲君臣父子相賊虐由於封建而不審於宗祠之覆生民屠噬之酷由於郡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蘇轍之論唐制庶幾不易之論乎

封建郡縣利害論下

朱書

或曰子論封建郡縣而歸於蘇轍之言唐制唐中葉以後藩鎮之禍可無論與曰比者顧炎武之論詳矣其言以爲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又曰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不知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又曰不獨唐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諸侯之勢重也此言可謂不易之論且宋懲方鎮以杯酒釋兵而靖康之初李綱建議謂唐之藩鎮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能深入宰執不可其議遂寢及南渡後范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

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外敵豈不相遠然則去藩鎮者宋也而思復藩鎮者卽宋也今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豈不誤乎或曰宋用范宗尹之言李成薛慶孔彥舟翟興劉位李彥光郭仲威皆受列鎮金旣南遷亦用王擴言封滄海河間恆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然卒非潰敗走死卽北面降敵明旣南渡左良玉鎮楚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鎮淮泗何嘗不法封建乃平時則瘕犬狂噬敵來卽鼠首奔竄甚且舉兵犯闕國由以亡其利害不可觀乎曰宋金及明封建雖同而其道未盡且有天焉非列鎮之失也宋設諸鎮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無以自存金各路帥府力侷勢均亦無統屬自平陽城破廢罷行省

國朝文錄 卷六
信臣不相往來以至於敗然建炎之初金人深入江南而不敢守者乃懼諸鎮扼其歸也金上黨提孤軍闢府馬武以七州北捍者二十年恆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說者以爲金後亡其力居多明則敵未入關本宜裂地分鎮山東河北不當列藩淮泗其狂恣也由於馬士英之縱之然使高傑不見害於許定國左良玉不受激於王之明南北分持猶未可知迨至魯王起浙東區區數郡抗守者一年亦以無所統屬而敗此則封建之大效也向使李成梁之季不以養軍之費入事中朝則遼東可以不失使孫承宗督滿桂趙率教祖大壽馬世龍諸帥列鎮渝關終世不改且不以中樞言路撓之則畿輔可以不危封建之法有衆建必有連率未有專聽各國自爲存亡而不問者得大臣之才且賢者駕馭而統率之卽

羣盜土豪潰將何不可用且吾所謂封建不過陰用其實而不必顯用其名宋祖謂虜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泮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一帥禦之足矣况朝廷恩信不爽何自而他故建隆之初府州之折氏靈夏之李氏關南之李漢超西山之郭進易州之賀惟忠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全斌皆以本州守塞兵與財得自主之數十年不變而邊鄙無事略如戰國之世燕趙秦三國皆被邊而匈奴終未嘗深入亦初不借兵餉於他國也後世謂天子之兵諸侯不得而用之州郡列城不能制十人之盜萬厯三大征至徵調徧天下僅而勝之及遼東難作合十五區至西南荒徼土司之兵無不發而召募紛然內帑罔寺司農之金錢無不盡而捐助紛然乃臨邊帶甲

之士止備一走遼事無成而川貴告變勤王方退而流寇蔓延此無他遠行旣人情所不願而客兵又不悉其地利之宜久戍旣已思歸而援調不能戰之人又行齋居送而不足用宜其兵日煩餉日增而天下日壞終不若以本州之人守本州之爲得也夫存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則取一方之兵與財可以扞邊衛內而有餘盡用郡縣而不復畱封建之意則合天下之兵與財歸之天子以應驟起之外敵與草野之一夫而不足其利害必有能辨之者柳宗元蘇軾而在宜自改其說矣

論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朱書

唐肅宗至德二載收兩京迎上皇還都大赦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明崇禎

十七年南都定議從逆官亦以六等定罪後止周鍾武愨光時亨棄市與周鏞雷縝祚同日死朱書曰甚哉持法之不可以不平也聖人之道固以授命之節勵天下之人臣而亦不輕責人以死何則使賊至而相率投繯入井無一人生者將社稷遂不亡也賊遂不敢肆然以復逞也如是而不死殺之可也苟非然者死者已矣而未死者又執而繩之曰爾胡不死吾必致爾死以明吾法彼或欲有所爲以成其不死之志及志不遂自拔來歸而又殺之使進不得取忠義之名退不得爲全軀之計有相率爲吾敵而已縱賊已盡滅而南越北胡何往不可以得志甯甘就吾死哉宏光之時去至德遠矣至德已收兩京從賊者無所復之而爲我得其法之行猶未爲大不平也然安慶緒保鄴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

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帝聞悔之向非李峴之
爭或從崔器呂諲之說盡殺陷賊官則其悔有不可勝言者
若夫明之南都非既陷而克復之也其南歸諸臣無論汚僞
命與未汚僞命自武愨而外皆非獲自賊中者也偷安於賊
所未至之一息而取崎嶇自拔來歸之人次第而罪之彼卒
從賊與離賊而之敵國者則終莫得而問也又烏在其爲國
法乎方其時光時亨屢求死不得實未受命賊庭所傳勸進
文亦非鍾作至傅鼎銓張家玉後皆起義徇國九死不回光
照天地方以智效費行朝爲僧變服其在北都者魏學濂吳
爾壘召孫奇逢兵以待舉事未成而死而諸人當時多望吏
議其定爰書者解學龍輩號正人不盡馬阮之爲之也觀張
怡所著述及諸家南歸自記凡自賊中來者其苦甚矣南都

顧欲申從逆之法事未能行而徒揚其聲於外以堅離叛之
志而渙歸正之心諸臣之謀國不亦左乎是故北都之陷宋
企郊牛金星等十人可磔若得而卽戮於市不待議也餘則
縱欲罪之亦必俟北都既復否則擒之賊中而後可也至南
都之陷馬阮之誤國固當殺而其不降猶可原據法定罪武
臣則劉良佐輩文臣則錢塘已渡猶以通閩之贖
士英開關浙閩大鉞棄家南赴至錢塘已渡猶以通閩之贖
被戮則論者猶當觀其志而哀之不可與輩同罪
也宋李綱入朝以十事說高宗而僭逆僞命居其二帝持此
不下綱爭之力遂正張邦昌及王時雍徐秉喆吳玠莫儔李
擢孫覲等罪彼邦昌以人臣而居天子之位諸臣竟受僞命
其事勢與唐明不同故綱言自不可少然議者猶以呂好問

被廢為可惜也後有不幸而處此者固當大獎死者以作臣節亦毋遽概罪生者以益敵黨先王固有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訓未嘗執從逆者盡誅之司馬氏守崔呂之議以為肅宗不必悔者不可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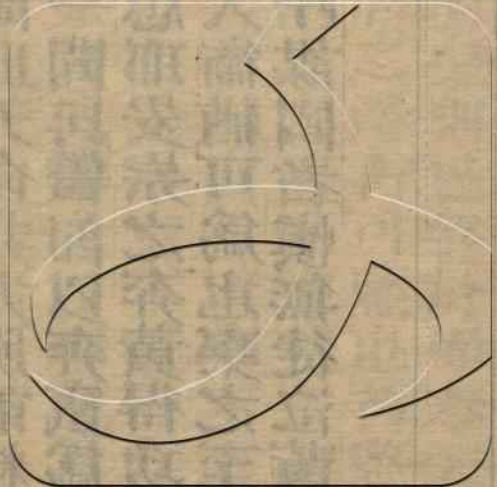
論國君死社稷

朱書

或曰國君死社稷禮與朱書曰禮也國君以社稷為官者也國君不死社稷卿大夫不死官亂也曰太王何以遷書曰太王興王也去邠而遷岐亦猶太祖去濠而遷滁又去滁而遷和遷金陵也不然則奔遷而死何如櫻賊而死故曰太王興王也不可以為常也死社稷禮也曰國君古諸侯耳然猶有寓公之禮天子天下為家遷不亦可乎書曰天子遷都當在平時不在臨敵臨敵而遷是以宗廟社稷予賊也平王以豐

鎬予秦猶然天子勳冑也蘇氏且以為失策之甚况舉以予賊乎天子之建都也宗廟陵寢咸在臨敵而遷必至發掘焚毀不可一矣賊在肘腋追躡及之必遭繫辱不可二矣京營家屬皆在都城中途必多逃散不可三矣我既能來敵亦能至退尺失尺退寸失寸必至無可遷而後已不可四矣故曰莫如死社稷諸侯寓公太王遷邠古誠有之不可以為常也且庸主皆能遷賢主乃能死遷者出萬死或倖有一生死者不求生亦多不至於死故國之存亡在人不在遷不遷而禮以守死為正不論亡不亡也曰崇禎時議者謂東漢南唐以及金源以遷而亡唐以遷以存西晉北宋又以不遷而亡未可執一論也子獨守死社稷之說以為禮何也書曰烈皇之死不可非也當時之失在用人不在不遷儻遷而所用非人

卽長江天險豈可終恃李賊實命不足自存晉之興在王謝
唐之興在李郭宋之興在宗韓吳岳非僅遷之力也肅宗靈
武事出再造明皇則已終於蜀奉天之幸去死無幾僖昭則
迄無甯居是唐之遷者可鑒也晉愍帝西遷長安亦亡宋眞
宗親駕澶淵南北之盟始定欽宗初年從李綱不遷不至於
亡後之亡也棄李綱徇和議非不遷之罪則晉宋之遷不遷
又可鑒也卽以明論景泰不遷而存宏光隆武永歷皆奔遷
而亡崇禎時京師戒嚴者四不遷亦不亡惟流賊一至而潰
豈得曰王欽若白時中輩賢於萊公隴西徐理優於于忠肅
乎賊三攻汴城圍之凡九月不下以有周王及諸臣也賊攻
鄖陽凡二年半不下以有高斗樞也京城堅於汴梁鄖陽京
師之天子尊於周王其吏士將卒多於高斗樞諸人賊懸軍
深入秦晉雖陷京營衆尙如林山海有強藩之鎮三輔有督
撫之衛山左畿南有全盛之形江介有鳳督之守陪京有樞
部勦衛操江之卒勤王環集疑沮猶多乃十三日至昌平十
九日卽陷京師此天命非人所能料也若必以不遷爲罪將
使後世君臣一聞兵警卽以奔竄爲上策雖有寇準李綱于
謙何能效其忠耶安宗之奔黃得功軍也得功泣曰陛下死
守金陵臣等入衛猶可爲也棄之至此天下豈復有城如金
陵可守者嗚呼謀國者慎無徒泣黃得功爲也



權論

王源

兵之所加必權其先後而後動有先弱後強者有先強後弱者有先近後遠者有先遠後近者有先內後外者有先外後內者先弱後強則吾之力易舉而強者之勢孤先強後弱則強者摧而弱者靡可以一勞而久逸先近後遠則得尺即尺天下可蠶食而盡先遠後近則敵處吾圍中取之如探囊而不勞先內後外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無掣肘之虞先外後內則功成於外內難自消威立而天下可服楚漢相距漢使韓信渡河東虜魏豹破趙下齊然後合兵以蹙楚司馬氏欲吞吳蜀使鍾會鄧艾先定蜀漢後數年乃大舉平吳此所謂先弱後強者也漢三鎮拒命扈從珂勸郭威先破李守貞而兩鎮自拔明祖介張士誠陳友諒之間西破友諒而士誠東

手就禽此所謂先強後弱者也秦用范雎遠交近攻之謀卒兼天下唐平東都而定河朔平荆楚而定江淮此所謂先近後遠者也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虢滅而還取虞李泌勸肅宗先取范陽傾賊巢穴而後復兩京此所謂先遠後近者也曹操滅袁氏梟譚尙破烏桓然後下兵江南岳忠武悉定江南羣盜然後經略中原此所謂先內後外者也唐高祖起兵向長安聞劉武周寇晉陽欲返太宗泣諫遂克長安成帝業建文使李景隆圍北平燕王出塞千里併大甯還破景隆遂益南侵而無後慮此所謂先外後內者也先後之間要無定勢唯審其強弱度其難易相其機宜懸權而動而不失乎先後之倫則平天下可運於掌

戰論

王源

勝負未分善戰者不戰有必敗之形善戰者不戰敵大以強我小以弱我不能詐之以謀善戰者不戰戰雖勝而卒驕數戰兵疲善戰者不戰川原林谷草澤異其形險夷迂直輕重遠近通衢異其勢舟車步騎長短眾寡異其用利此則害彼利彼則害此苟地利未得善戰者不戰大寒其暑風雨不時疾疫數作敵無備出奇以取勝敵有備善戰者不戰敵人之來其陳堂堂其旗正正鋒銳甲堅士卒用命善戰者不戰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戰者必立威施惠信賞必罰足食利器金鼓旗麾以爲節也方圓曲直縱橫以立陳也步伐止齊以教戰也前卻左右分合起伏動靜以明奇正也苟法令未行善戰者不戰人心未附善戰者不戰訓練未精善戰者不戰土地荒蕪倉廩空虛甲兵朽鈍善戰者不戰

目夫出軍行師唯敵是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可以數數也然善戰者必有先勝之形而後合戰不輕於戰善於戰者是故敵無覺善戰者不戰敵有人善戰者不戰敵強而示弱善戰者不戰敵弱而能謀善戰者不戰敢問敵已敗亡可以戰乎曰敵自置於死地所謂窮寇也善戰者不戰我可以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全利善戰者不戰法曰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從之吾則可以乘其隙取之吾則可以攻其亂形之而敵不從予之而敵不取善戰者不戰偏師失律爲敵所乘師徒恐懼百姓震驚賞不可勸罰不可懲如是而驅之戰則望風潰耳善戰者不戰投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未至於死地而可自守以觀變善戰者不戰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八陣論

王源

戰必以陣何耶嘗觀諸控拳而鬪者矣左擊則右援右擊則左備上下左右迭爲虛實相應援然後我無間可入而可致敵間而乘之且夫陣法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飾戰具也而或者謂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乃孔明八陣一陣一形一用於戲野戰固不足以言兵然陣法之要唯奇正分合奇正辨攻守利分合明變化生若詭設物衆而奇正無方分合無制則首尾不相應彼此不相援戰不利守不固又何若野戰爲愈乎天地屈雲龍虎鳥蛇取文王八卦之義而分爲四正四奇特假其名而未嘗有其象四面如一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亦未嘗各自爲陣而異其用且吾觀崇卒之役與明太祖龍江關之戰而知陣法

亦平時教戰之術耳崇卒之役為五陣以相離而卒伍有多寡則地形有廣狹也龍江關之戰命徐達陣於南門常遇春伏兵石灰山側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而親總大眾於盧龍山上亦因地形為奇正也然則遇敵合戰唯視地形何如固不得盡如場圃開方千數百步無邱陵之防溝渠山澤之阻而合為方圓之陣也不觀之奕乎熟於譜而後可言戰善奕者未嘗按譜以置子善戰者未嘗執法以立陣苟精於八陣神明其用而不泥其迹雖橫行敵國可也

龐涓論

王源

吳子曰善戰者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故我能出奇勝人人不能出奇勝我人欲出奇

勝我我即因其計所必出者設詐以誤之示之以必從之形予之以必取之利然後乖其所之而奪其恃而敵所謂奇者即我取勝之資矣吾嘗讀孫臏龐涓之事初疑涓得因敵之策臏在其術中及馬陵之敗乃廢然歎曰涓誠豎子哉夫臏既以伐魏救趙大敗魏師於桂陵批亢搗虛已試之智矣使涓又伐韓以誘之臏將復用其故智乃縱使深入馮城清野勿與戰而涓還兵擊其墮歸背腹攻之雖百臏何為乎此則因敵出奇而誤之之術也乃涓伐韓初非設詐誘敵而不復以齊為慮迨齊師既入乃倉皇而歸又輕敵速進過險不備則其破國亡身夫豈孫臏之善也哉吾嘗謂因敵之道非一端在敵無定形故在吾無定勢然知者或能料其情而為之備唯因敵出奇而誤之潛於九淵動於九天雖知者亦不能

不墮其術中也太公曰動莫大於元默謀莫大於不識孫子
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霆其是之謂乎

趙勝論

王源

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太守馮亭以郡降趙平原君受之
秦於是伐趙陷趙長平兵四十萬衆邯鄲幾亡論者以平原
君貪利貽害莫不咎其計之疎嗚呼趙卽不受上黨能必秦
不加兵於趙乎卽苟免一時韓失上黨趙益外單能必秦終
不加兵於趙乎且夫上黨當河內之喉壺關羊腸之險雄踞
西偏爲趙藩籬秦得之可以扼趙之吭而拊其背趙得之可
以西抗秦師而阻其東窺之路卽已入於秦猶當起趙而力
爭之况不勞一卒不費一矢拱手而取之崇朝之內何爲卻
拒而弗受哉故吾謂平原君受上黨之降不爲過但受其降

當思禦秦之術受其降而不知禦秦之術此其誤國之罪不
可逭也禦秦之術奈何吾聞有善守者無善攻平原君當親
至上黨撫慰居民悉召官吏豪傑諭之曰秦爲無道侵奪諸
侯諸侯懼其荼毒韓爲甚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以億
計今上黨旣與韓絕不之秦之趙甚善但秦兵且暮至鋒銳
難與爭吾按甲待其衰父老以死守使其攻不能克力罷將
士懈吾然後進兵擊之可以必克不然一戰而敗則上黨拔
父老無噍類矣如此則上黨之民必竭力死守不可拔而吾
以萬全必勝之策安坐而制其後取威定伯且在此舉又安
有長平之禍乎且勝不知禦秦之術固矣乃秦拔上黨進擊
趙廉頗堅壁不出趙以秦間使趙括代頗當是時趙之執政
者誰何頗爲將非一日矣尙不知其能乎括新進輕銳從未

更事其母力陳不可顧聽趙王用之而默默無一語乎是勝始不知禦秦之術終不能專任廉頗致危宗社毒生靈論者不追咎此顧受上黨是責是與宋人不知戰守之方唯歸罪啟釁敵國但苟安旦夕為弭患經邦之上策者何異乎

李廣論

王源

有兩人出而挑戰者其一帶甲擁盾斬將搴旗而功為最其一襜褕大呼陷陣所向披靡而功亦最是兩人者何去而何從乎夫挺身決戰必皆天下材士勇冠三軍而技無敵於天下者第襜褕陷陣必遇非其敵而後可苟技勇與之埒而帶甲擁盾以當之則彼有不可勝之勢而此有可敗之形吾恐其以襜褕自誤矣李廣程不識皆漢名將廣行無部曲行陳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

正部曲行伍營陳治軍簿至明亦未嘗遇害於是敵畏李廣之略而士卒亦樂從廣烏虜古節制之師將士効命得其心也三軍肅清軍制定也左右應揮旌旗明也進止合度金鼓節也鬪亂而法不亂部伍整也可望而不可犯營壘固也可犯而不可襲傲備嚴也自固之法無不備待敵之術無不周森然肅然嶄然截然正兵不能破奇兵不能掩突兵不能衝伏兵不能陷此之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夫李郭齊名而人皆樂子儀而憚光弼似郭之將略優於李及相州之敗子儀及諸節度之師俱大崩擾亂不可收拾光弼獨全軍而返非節制之效哉易曰師出以律荀子曰秦之銳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不識之為將節制之師也帶甲擁盾而陷陳者也慎毋慕不拘古法之虛名致相州之實禍也

趙充國論

王源

兵貴速乃有持久不輕於戰者待敵之衰而乘其間也敵氣方銳未得間而擊之是爲拙速若已得其間復徘徊觀望不急赴利必遷延失事機縱敵而遣後日之患魏太武擊柔然大破之不敢窮追深入柔然復集遂世爲邊患趙充國破先零不進兵而留屯田其迹與太武無異乃竟以不戰而收全利其故何與獵者逐獸一發而中而不足致其死則必因其負痛倉皇辟易而狂奔盡氣以禽之稍縱則逸不可獲若中其要害雖橫軼駭竄不數里將償又何必竭人馬之力馳騁於荆榛邱隴之間哉吾觀充國前後諸奏蓋知先零必不可復振故不戰而收全利使當日稍遲時日先零卽收其餘衆得據險自保或遠竄沙漠而不可復制則充國必將乘其破

壞輕行迅埽以殄滅之無遺又豈爲是迂緩之謀坐失事機而貽後日之患世之爲將者或不見勝而輕合以拙速取敗然周亞夫之破吳楚皇甫嵩敗王國曹操破馬超唐太宗禽薛仁杲其始皆深塹閉壘不輕於戰及其後則震發電赴慄悍迅疾脫然如饑鷹搏兔無時刻遲疑輾轉而曹操則以遠巡漢中失益州桓溫逍遙中流而敗於襄邑吾恐爲將者或有得於老成持重之謀而復陷曹操桓溫之故轍於是乎言

鄧禹論

王源

兵以利動以利敗善戰者誘敵以利而覆之雖累敗之餘可一舉而得志昔鄧禹受命西征所向克捷而赤眉新破長安鋒方銳禹乃休兵北地待其衰光武屢趣之不得已出戰數敗光武以馮異代其任禹恥於受命無功更以饑卒邀戰遂

大喪其師遯而歸嗚呼勝負何常禹於馮異入關之時固有因敗致勝之策惜禹之不善用之也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敗楚或請濟師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於是滅庸石勒與姬澹戰使孔萇爲前鋒逆姬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伏兵夾攻大破之使禹能出石勒之計約馮異悉其精銳伏於險而再與之戰以北赤眉狃於數勝必輕進逐利而禹雖屢敗之餘可反因之以收師叔之功何其計之昧乎此也孫子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又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古之名將用此術以成功者衆矣禹能定天下之大計而不能決機於兩陳之間豈將略非其所長乎漢景帝使周亞夫禦吳楚亞夫請曰吳楚輕標難與爭鋒請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破也帝許之亞夫遂堅壁昌邑梁數遣使求救不聽以至天子親降明詔趣使救梁而亞夫終守前議不奉詔故卒破吳楚而成功禹之初計何嘗不善使光武不從中制聽其固軍高壘養威蓄銳俟赤眉氣衰食盡解散東歸然後鼓行而隨其後安在禹之不能滅此朝食也光武既昧於授鉞之義禹又不知君命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則其受命無功君臣兩分其責可矣

費禕論

王源

武侯伐魏屢出而無功其後姜維欲伐魏費禕不可曰丞相且不能定中夏况我等乎不如保境息民以待能者及禕卒維始得逞其志於是數喪其師卒以亡後世莫不咎姜維之黷武而以禕爲老成深識不可及嗟乎維雖不逮武侯遠甚

而侯不能得志於前維顧可大得志於後也隨少師有寵鬪伯比言於楚子曰敵有釁不可失也魏元英聞齊蕭衍舉兵上書曰此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期脫爽并吞無日而桓元篡晉南燕韓範亦欲乘機并江淮非以敵有內亂乃我進取之機而大小強弱非所計乎魏曹叡既死曹爽與司馬懿爭權懿稱疾不出主少國疑人心憂危此正天假漢以興復之會禕若大舉伐之而多縱反間益為離貳爽必不敢授懿以兵即鄧艾鍾會之流皆司馬之人亦必不用而別遣他將他將之來破之固無難者一戰而勝兵不留行矣禕乃閉關不圖進取坐失機會及懿殺爽大權悉歸司馬政令既行才能為之用斯時雖有諸葛武侯亦不能復窺而維乃不量彼已數興北伐之師其敗不亦宜乎南北分據而南

朝獨宋元嘉之政號稱至治魏太武乃埽土興師伐之雖破陷六州終於臨江不能濟及其後淫虐狂悖之君篡弒之禍接迹不絕其為可乘之釁如元英所云者比比而魏人則皆袖手熟視不敢動彼其心蓋以太武尚不能併江左今雖出必不能成功而不知時有不同者烏可一概論哉吾嘗謂兵無必攻亦無必守必攻則不可以進而進必守則可以進而不進不可以進而進是為自屈可以進而不進是為失時然則維固不為得計禕又豈得不謂之失計哉嗟乎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英雄所為拊膺長太息者矣

諸葛誕論

王源

城高池深守禦備固攻之不克又有外援宜可以必勝而無敗然或有為敵所困終於破陷一舉而兩亡者固敵之善攻

亦不善救者之過也救之道二勢欲合兵欲分嬰城固守力不能戰所恃外援而勢不相合固無濟然所貴乎外援以中外夾擊成犄角之勢然後其圍可解使合兵拒守則敵無外懼得并力攻圍與無援何異哉吾讀史至諸葛誕見滅於司馬昭知其故之由於此也誕據壽春以討司馬而求援於吳吳遣兵三萬救之入其城司馬昭四面合圍深塹固壘以守誕與將數犯圍不得出食盡力窮城遂陷使當日吳兵築壘近郊與城中相應則其圍必不得成而堅壁不出以挫其銳分遣奇兵抄其餽餉俟其師老氣沮然後合而擊之亦安見壽春不可救而昭之必不可以敗宇文悉獨官圍慕容廆廆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今城中之衆足以禦敵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

專意攻城無復他虞非策之得者也後廆出兵大戰翰將千餘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官遂大敗齊陳伯之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守傅永將兵救之勰令永入城永曰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而大破伯之曩使翰永從廆勰之命則必蹈吳人之轍而諸葛誕之禍且再見於廆勰矣故善攻者非拒其援兵使不得合則縱之入城使不得分吳西陵督步闡叛陸抗遣兵赴之築嚴圍內以圍圍外以禦敵晉救至不得入大敗而歸遂拔西陵宋圍太原契丹救之太宗遣兵拒契丹於險契丹敗而太原遂下此所謂拒之使不得合者也成李壽攻朱提晉甯州刺史尹奉遣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之費黑曰城中食少宜使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爲拒之壽從之後三月

而朱提拔此所謂縱之入城使不得分者也自非然者攻既不可卒拔外援又至勢合而兵分表裏受敵雖有百萬何濟於事此劉曜所以見禽於石勒馬燧攻魏博而無功張敬達大敗於晉陽馮延魯兵潰於閩海也

伯顏論

王源

漢吳楚反桓將軍說吳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漚不能用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境不直衝其腹心而淹留攻取城邑策之下者也然明太祖伐北常遇春欲直搗元都太祖以爲不利乃先取山東河南而後進兵又何說與齊蕭衍舉兵襄陽時齊將張沖守郢房僧寄守魯山諸將欲併軍圍郢而分兵東下衍曰魯山據

漢上而僧寄以重兵固守使吾悉衆前進僧寄必絕吾後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乃遣諸軍濟江徧郢而自圍魯山魯郢既拔乘勝而東風靡瓦解長驅入建康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人之境必抉其藩籬摧其重鎮而後前進策之善者也然唐高祖攻河東不下太宗以爲兵貴神速乃引兵徑趨長安又何說與王子曰吾於此知伯顏之滅宋焉兵無定形各因其勢醫之用藥各因其疾之寒熱爲之方用藥不同同歸於效吳楚有齊趙之援太祖則孤軍深入故吳楚可以直走洛陽太祖必先取山東河南而後可以得志蕭衍舉兵勝負未決齊人心固而兵力強唐高祖旣大破宋老生兵威已振長安自望風震潰故蕭衍必拔魯山而後可以東下唐高祖不必取河東自可以定關中勢有不同無足怪者吾獨怪伯顏兼

其術而用之而各得其勢之所宜也其伐宋先以重兵圍襄陽依山築壘貯兵儲絕聲援爲久駐必取之計五年之久未嘗分一旅窺江南此非蕭衍圍魯山太祖取山東河南之計乎及襄陽旣拔然後大舉渡江於是漢鄂相次俱下而江陵獨爲宋守顏乃留兵規取荆湖而自帥大衆趨臨安此非桓將軍據洛陽武庫唐太宗取長安之策乎當其始猶破竹欲迎刃而解必先破其端及其後猶盜已入門庭卽無恤乎閭閻之戍吾故備論之見元之滅宋實有得天下之大計而非金人豕突狼奔之可比也

惠帝論三首

楊椿

事有今與古適相類而其實不類者漢七國明燕王是也七國之反以誅賊臣鼂錯爲名燕王之反以討姦臣齊尙書黃太卿爲名類也而其實不類漢諸王連城數十大者五六郡然國無見兵兵非漢虎符不得發故其反不易吳王之削地以驕溢趙王以過濫楚王以私姦服舍膠西以賣爵有姦皆非舉兵先反亦非有上書告變者也鼂錯云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者臆說也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而諸侯合從而西矣曩使削地之令不行七國奚自而反哉明制諸王各有三護衛衛有十所所有軍一千二百人又有子弟餘丁又有園子手二千四百人又有私募壯士又有上賜迤北降人蓋不待徵發而數萬之兵已集其將

則指揮千戶而下大小不下千人訓練則一月十餘次南征北討軍中賞罰皆便宜處分在國節制文武吏士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爲之意周王之反也次子有嬗首之齊王之反也府人曾名深發之湘燕二王前既與周同謀後復與齊構逆與七國反出於錯之臆說者異矣周齊既廢湘王自焚仍諡爲王燕王復置不問未幾燕府護衛倪諒又上變百戶林玉鄧庸證之夫曾子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懼焉况强大藩王告變至於再至於三乎惠帝尙不削王之爵亦不去王護衛第遣中使逮其首謀燕王不思自咎遽聽張玉朱能之言誘戮守臣稱兵犯闕與七國削地起兵者更不侔矣燕王亦知弗順託言祖訓朝無正臣訓兵以清君側以愚天下耳目韓郁楊砥羅義信之上書請息兵講和以篤親親之誼夫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漢文仁君也淮南王與大夫但謀反則召至長安廢之濟北王興居反則遣棘蒲侯柴武討之七國既叛袁盎請斬鼂錯以罷七國之兵而周亞夫所將三十六將軍軍盜未敢請罷之也則討逆非不親親亦明矣羅義一戍卒耳其人本無足責韓郁楊砥身爲朝臣不能爲惠帝豫籌弭變之良策又不能出制勝之奇謀而乃一請講和於滹沱既北之後一請罷兵於初圍北平之時是管蔡可不誅而七國興居不必討矣不亦左乎同時高巍所言視郁等近理然分王子弟亦賈誼主父偃之陳言於惠帝時奚益哉或曰代岷二王降爲庶人一流於漳州一幽於大同何也曰此燕王檄文之誣諸稗史仍之耳代岷二王驕恣不遜惠帝特小懲之未有削爵及流與幽事也太宗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六

月己巳太宗即位七月癸亥遣都督袁宇整肅雲南兵備賜
岷王書凡事可與宇計議而行夫岷王果流於漳自漳至京
自京反滇動逾數月宇至雲南安得即與梗計議也永樂元
年五月丁未復賜書岷王朕即位初召爾還京宿留不至使
岷王在漳聞命自當速行尙何宿留之有今乃以宿留責之
以不至罪之是岷王未流并未廢仍王雲南可知洪武三十
五年十月辛酉都督同知陳質以守大同劫制代王伏誅劫
制云者猶漢濟北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淮南相將兵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也蓋代王在洪武中嘗從燕王北伐燕
王欲以誘甯王者誘代王取大甯者取大同不意代王為陳
質所制遂由居庸關而歸自是北平之兵不敢西向陳質之
功也謂之幽代王可乎使惠帝欲幽代王自當與周齊兩庶

人同幽京師不置之大同矣稗史又言岷王錮於雲南其謬
亦猶是耳或曰燕王檄文齊尙書等囚繫燕府奏事百戶筆
楚煅煉令其誣王造反以金帛賞岷王左右誣告岷王審爾
則諸府告變得非皆以威脅以利誘者乎曰他府且不必言
有勳為周王子其告變也豈亦可威脅可利誘者乎燕王稱
帝後諸府告變無歲無之周齊代岷尤甚豈亦皆誘之脅之
者乎乃元年削代王護衛降其官屬明年削岷王護衛罷其
長史又明年遼王護衛亦削儀衛司亦革又明年齊王廢又
明年晉王廢又明年谷王亦廢又明年周王幾廢護衛盡去
其他秦甯永興高平平陽諸王受譴者不可勝計曾是篤於
親者然乎崔銑云建文務滅懿親齊黃誤之希直敗之諸君
死國之忠不足贖亡國之罪近作史例議者亦云建文不用

韓郁之言翦除諸叔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是何不舉永樂間事觀之也銑等之言過矣宋馬貴與有言封建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明太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是何異執孺子之手而授之利刃復教之剗刃之術欲其操刀無割也得乎然則靖難之師咎蓋不在惠帝並不必罪燕王直謂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耳自是矯枉過甚諸王不與政事言及兵者罪之不再傳而宗室殫微勢望俱削名雖親王不爲士民所尊與漢末諸王無異傳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蓋嘗怪明惠帝寬仁慈恕勤政愛民夙夜孳孳求治如不及乃以君伐臣以順討逆不三載而廟社忽諸及讀太宗實錄

言帝倚信閣豎與決大事進退大臣參掌兵馬又未嘗不心疑之今以帝事見於太宗實錄者觀之而知其說非無自也燕王之將反也帝遣內官逮其同謀逮者未獲而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反爲燕王所戮一也耿炳文滹沱之師討逆之始也內官還朝炳文逆之郊外燕王用間往襲禽左右副將軍參將而下若干人二也盛庸敗燕王於東昌檄南北諸將水陸邀其歸路燕王幾不得脫至深州真定監軍內侍長壽見執乃免三也靈璧之敗內官被獲者亦有四人四也燕王既卽尊位文武官內官守城者俱詔回京則惠帝時不特內官監軍而且有鎮守矣五也夫名將如唐李郭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尙有相州之敗唐肅宗代宗信用李郭程元振魚朝恩譖之皆俛首而不敢抗况將非李郭任將未必如

肅代者乎則雖與決大事進退大臣未必如實錄所云而軍政未有不為其所撓者矣稗史言中官出使暴橫惠帝懲之因密戴燕王許為內應促其引兵直下實錄言金川門啟帝左右惟內侍數人帝自焚燕王中使出其屍於火中是靖難師以宦侍始以宦侍終宦侍者燕王功臣惠帝之逆賊矣或曰惠帝畱心載籍歷代宦官之禍豈不知之胡乃至於此曰此開國貽謀未善惠帝仍之未改耳曰實錄言太祖不許宦官典兵預政言及朝政者斥之稗史并言不許宦官識字而子言貽謀未善何也曰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八年皇親國戚有犯之家法司毋得擅逮在六終明世親王有事祇遣內官遵祖訓也內官之逮燕王同謀非惠帝過矣洪武十一年楊仲名征五開洞蠻命內臣吳誠詣其軍肱十尋復遣奉御呂

玉詣之肱在十觀兵閱勝凡有方畧乘機而行然後遣使來報

則二人雖未命為監軍而勢與監軍無異十四年十二月傳友德下普定路內

使羅信自軍中復命二十七九年九月他若遣使通好於元丞

相納哈出四年復通好於元丞相驢兒十一年是以國信使

之任畀之矣論下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酋長十四年

是以經畧招討使之權授之矣陳能弔祭於安南十一月趙

達朱福祭暹羅故王慶嗣位者二十八年是外而行禮海邦

矣送高麗流寓人還其國四年送元諸降王於耽羅國二十

四月論罷中山三王之相攻正月賜磁器於真臘諸國十九

月報安定衛入貢者二十九年是遠而將命四夷矣趙成為朶

兒只班所害九年是甚而激變諸羌矣覈天下稅課不如額

者三十是委之會計矣梁岷易馬於琉球九年趙成市馬

於河州五八年而聶慶童易馬於番族二十五年三月○二十
於是命之市易矣皆政所在帝使之則安得不預帝命之
言亦安得不言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入貢中書省不以時奏
內臣出外見之帝切責丞相右丞相汪廣洋以是冬十二月
貶海南至太平賜死復遣使斬之明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
族誅丞相之官自是不復設雖汪胡始禍不止於此而丞相
死生廢置內臣亦得以一言啟之蓋十年夏內侍之斥還
鄉者以非上所問遽言之耳若問之未有敢不言者也監司
局庫諸官有常員者數百人無常員有品秩者長隨奉御之
屬不可勝數間考其職之所掌神宮監園丘郊社署俱十年
則古典司宗祏也司鑰庫十七年則古掌北門之管也宮門
承制十七年則古出納帝命也紀事司六年則古記動記言

也御馬監十七年則漢奉車駙馬兩都尉駙駘丞華諸監也

宮城皇城守門官二十二年則漢兩宮衛尉城門校尉也內承

運庫二十二年則漢少府水衡都尉也尙寶監十七年則漢尙

符璽郎也何莫非政何一可不識字爲之者乎而內官監文

籍以通書算小內史掌之則焉有不許識字之禁乎十七年

十二月安南貢闈三十人二十四年三月索闈人二百於

高麗則非獨中國刑餘爲之且多來自異域者矣十七年七

月詔內官毋預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移文往來則時非官

守擅用文移者已有之二十年四月詔自今內官內使出使

者守門官引奏然後行則時非上命矯旨出使者又有之宦

官之橫奚待惠帝時哉曰太祖不罹宦官之禍惠帝受之何

也曰太祖用法嚴且出之以斷故不敢甚肆惠帝御之以寬

斯禍結不可解矣且其朝夕密邇於帝側也帝有舉動皆得
窺之帝有謀議皆得聞之帝既寬之於平日忽欲嚴之於一
時有不怨且懟者乎燕王薨薨焉誘之以巧言結之以美利
有不傾心委輸者乎則其為帝患蓋不止監軍鎮守及促燕
王南下而已燕王以其忠於己也益加委任子孫奉為成憲
即偶有誅譴而威柄既遷不可復收馴至崇禎末太監杜之
秩開居庸關以納李自成自成至彰義門太監曹化淳又納
之愍皇帝遂崩於煤山矣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或曰惠帝既任內官內官亦有忠於所事不貳心者乎曰
奉天靖難記云文皇清宮三日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帝
者畱則誅死之內官必皆不貳心者也惜姓名事蹟不可
得而考耳實錄三十五年七月庚戌太宗賜書甯王權曰
吾到京即遣人將書來迎不意為閣監胡伯顏邀之兗州
虐害不勝至擊去其齒焚所齎書已將閣監實之極刑則
胡伯顏當亦監軍鎮守在兗州軍中痛其君已歿
為此以洩怨毒者耳稗史未載特附識之於此

從來人臣欲行曹馬之事其下未有不先為華歆成濟者也
惟明建文永樂間事野史不傳國典不載其言出亡者王鏊
守溪筆記祝允明九朝野記鄭曉吾學編及凡稗官雜說是
也言自焚者實錄一書而已出亡之說王世貞始疑之本
朝朱檢討彝尊王尚書鴻緒辨之尤力而自焚則置之未究
今以實錄及他書質之實錄云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
內侍數人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遂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
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夫燕王
起兵以來甘心於帝者非一日矣金川未啟先遣騎兵千餘
取周齊二庶人於拘所而方正學之執皇城京城之守已即
在此時豈反置帝不問必俟宮中火起而後遣使往救乎且
其至金川也直入見帝可耳而乃四王並轡至門下馬握手

登樓復何待耶金川去大內頗遠望見煙起何以卽知宮中救火不遣他人而獨遣中使又何爲耶竊意燕王中使蓋不待宮中之火早已有人大內勸帝出迎或逼帝自盡者矣我何面目相見爲勸迎者言宮中之火非帝自焚乃中使迫之使焚或帝自盡中使舉火以焚之耳實錄於帝書左右惟內侍數人於燕王書急遣中使往救是惠帝死生惟內侍制之燕王意指惟中使將之而謂惠帝尙能令中璫代死如建文編年所云由地道出亡如九朝野記所載者乎且左右旣悉散矣又安有程濟等五六十人在帝前議從亡如紀事本末所記也憲章錄云代焚者馬后燕王入宮詰問宮人內侍皆指后屍爲帝屍夫出帝屍於火中者燕王之中使也燕王以爲可信而遣之肯指后屍爲帝屍乎何待問帝之宮人內侍

乎奉命救火決非一人又誰敢隨聲附和同爲欺蔽者乎焚者何人大內何地中使旣謬以后屍爲帝屍燕王復懵焉而不覺燕王文武諸臣亦竟莫察其非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且以后屍爲帝屍則后復何往其言后存歿無考者後世革朝志諸書耳若果尙存當時有不蹤迹其所在者乎嘗考天順初事大約倣永樂間爲之徐石奪門之名張玉等之奪九門也欽天監請革景泰年號永樂厯之去建文也稱吳太后爲賢妃興宗之仍爲懿文太子也景帝爲太監蔣安所縊猶惠帝之崩馬后之歿卽汪后之賜死也特汪后以李賢諫沮馬后無沮之者耳國家骨肉參商習爲故事禍竟烈於曹馬人更毒於歆濟有如此哉四百年來或云行道或云自焚悠悠之口孰從而辨之抑亦孰忍辨之哉

成祖論四首

楊椿

古之得天下者有正有譎正者仁義譎者假仁假義是也燕王則仁義不施而詐譎權變之術勝固不可謂之正并不可謂之譎論者或稱其神謀睿算成千古所無之功或稱其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變化出沒不常更有謂拘攣之行非所論於上聖之主者夫以下犯上以臣弑君言之狂悖事之乖逆今且不論第以用兵言之觀諸稗史濟南之戰東昌之戰小河之戰齊眉之戰燕王之敗北特甚實錄皆諱言之然於濟南曰五月丁丑率師往濟南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則困於濟南可知矣東昌曰張玉戰歿上猶未知昏暮就陣執敵卒訊知我步軍已退遂還營則東昌之狼狽又可知矣小河齊眉二戰相去不

過數日小河曰四月丁卯陳文追奔渡河敵後軍來援陳文戰歿齊眉曰甲戌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乙亥諸將請渡河駐營觀釁而動則官軍再捷燕王諸將懼而欲歸更可知矣他若陳亨受創於鏢山王真自刎於肥河實錄或僅紀之小傳或竟畧而不書且有敗而稗史亦未載者不可勝計至其勝則一本之於詐懷來之克以護衛軍家屬招之甯王之執以兄弟情誘之松亭關之破先用間以除卜萬繼用術以誅陳亨西直門之下唐雲易服之功滹沱河之勝張保僞逃之力蓋無往而非詐即無往而不勝而耿炳文之守真定鐵鉉之守濟南陳質之守大同吳高之守遼東趙清之守彰德徐安之守鳳陽梅殷之守淮安皆不爲其所詐故燕王或去之或避之或間之而謂孫吳之智韓白之奇止如此哉

南郊日大詔天下六戰皆自矜不世出之功也以實錄考之
壩上滄洲襲耳非戰也白溝夾河藁城皆岌岌乎殆哉非天
假之風能保其必勝乎靈璧之三砲蓋其時詐益甚間益多
故得爲此以誤福軍耳否則平安之勇三軍之衆左右副總
兵而下文武大小諸臣能悉爲其所禽哉蓋今之實錄料敵
制變戰勝攻克之詞皆出史臣之粉飾殆未可深信而其屢
瀕於險有不可諱者則惠帝文武諸臣政未可輕議也而國
權謂建文帷幄之算惟務兵多折衝之寄各求僥倖明史例
議謂建文內無謀臣外無猛將豈不謬哉或曰建文諸將咸
懷二心臨陳甘爲所縛或有如朱鷺所云者乎曰諸將從太
祖百戰之餘豈盡甘心從逆宋忠謝貴孫泰俞瑱燕王書檄
中斥爲反賊爲逆賊卜萬朱鑑檄中皆言磔死徐輝祖之罪

免陳質之被誅瞿能父子彭聚莊得楚智皂旂張之死於戰
實錄皆明書之馬宜潘忠楊松蘇獻崇剛實錄祇言生禽裨
史記其死甚悉其他見於稗史并稗史亦未見姓名湮沒無
存者尙不可勝數今以徐增壽之最効勤誠鄭亨蔣玉房勝
房寬趙彝郭亮王禮陳瑄童俊之望風納欵失職諸人之貪
位來歸遂概以二心目之豈不冤哉曰謝貴忠矣其與張昺
輕身赴召豈得爲智曰召貴昺者朝命捕反者之內官非燕
王也內官將命燕王若禁不與貴昺可以抗衡今旣予之且
依所坐名予之貴昺猶可有他辭乎尙乃遲久不來安得謂
之不智內官與燕王通謀貴昺不知也內官召貴昺貴昺不
來內官有不以帝命迫之以失事機要之燕王此時有不返
躬引咎謬爲從命者乎而謂可逞其私智毅然卒不至乎貴

國朝文錄 卷六
昂死九門猶未肯下從兵伏兵及列隊於市與在王城左右者張玉等力戰終日乃定則二人豈真疎於防患而乃以淺謀自斃責之烏足服九原之心乎燕王陰謀詭迹實錄雖未敢詳然內結宦官外通韃靼上誘諸王下交叛將約畧已有可見其後李得成薛嵩復命皆為燕王游說谷王穗李景隆茹瑯王佐使還遂有開金川門之事燕王之有天下始終以詐而已矣然則詐固可恃歟曰詐不可恃所恃者天助之也燕王之每戰也常以一身當先或率數騎殿後白溝河還營從者惟三騎夜深伏地視河流以辨東西始知營之所在夾河既暮以數十騎逼官軍營宿而兵刃不及膚革無傷稗史言帝屢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故諸將皆不敢殺夫白溝之役三易馬三被創藁城之役矢集於旂者如蝟毛而燕

王之身卒無一矢豈諸將奉命射旂不射將射馬不射人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實為之建文帝謀畧雖雄驍勇雖衆奚益哉後之人奈何徒以成敗論也

實錄真定被獲之卒逃歸者二千人燕王皆慰遣之白溝河降胡以內應為指揮省殺者三百入滄州降卒以內應為譚淵殺者三千人燕王皆有責言夫二千人眾矣且既逃歸矣燕王安得仍慰遣之三百三千之降者省吉與淵豈敢擅殺燕王焉得不知若擅殺始知又豈僅數語責之已耶今觀所責之言蓋欲以安反側且恐異日官軍皆死戰不復來降耳其實錄皆飾辭也但所獲之卒已降之胡不忘故主尚如此而謂惠帝諸將甘心從逆臨陣甘為虜縛豈不冤哉

革除建文年號明代諸書俱言之甚有稱建文時為革除年間者余考之不然實錄四年六月己巳燕王即皇帝位翼日庚午命今年仍稱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大赦天下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云今年者明六月己巳前尚

爲建文之年六月庚午後方爲洪武三十五年也蓋成祖不欲於季夏改元又不欲用建文年號故於卽位後仍以洪武紀年猶後漢高祖改晉開運四年二月爲天福十二年非并從前開運年號盡革除之也赦詔中有建文以來又有建文年間後凡詔辭敕諭語及惠帝或呼建文或稱建文君諸帝實錄於惠帝事及諸臣逮事惠帝者皆書建文間天順元年釋建庶人之囚書釋建文君子孫則建文之號當時未嘗諱之也萬厯十六年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大學士申時行以成祖實錄首書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爲未嘗革除之證同時王尙書世貞 本朝顧處士炎武王尙書鴻緒俱主申說世貞謂儒臣淺陋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實錄之前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書之則其義未盡也祝允明九朝野記

張太后大漸召問楊士奇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行者士奇請修建文實錄太后云建文年號厯日已革除之乃知所謂革除者永樂間之欽天監見洪武三十五年之詔遂於所進厯日不敢復書建文盡妄改之爲洪武成祖悅其如是未之禁於是諸臣奏疏有司文移始皆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稱實錄三十五年八月壬戌禮部言大統厯例在先歲九月朔進呈比因卽位之初造厯未備請以十一月朔進從之命著爲令亦未言革除建文年號也史臣未奉革除之令故於實錄書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不敢正欽天監之失故不書年號惟於四年六月庚午詔下之日始書洪武三十五年而六月己巳燕王卽位之日則尙屬之四年此史臣紀實而後之讀之者可曉然建文年號之未革除矣故爲之

論以補申顧二王之說所未及

自古易代之際忠臣被戮未有如明永樂初之甚者也而方黃等尤著蓋稗史言方孝孺宗親死者八百四十七人九族外親之外親滿成絕徼者無算死者復千餘人黃子澄宗族死徙者六十五人母妻二黨謫戍者三百八十人練子甯宗族誅夷嫺戚論死者一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胡閏族死者二百一十七人外親及宗族之外親以至宗族外親之外親平居交游師友隻字相通死徙者又數千人茅大芳妻張氏胡閏妻汪氏斃於獄皆命以飼狗孝孺及高翔先墓被燬以高氏先人骨雜牛馬骨焚之揚其灰嗚呼何其酷也顧其中有可疑者劉璉黃子澄墓志上令引江西所錄子澄族人及外親齊至哀號大慟子澄終不屈朱國楨明史概

籍孝孺宗族每逮至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妻二族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其朋友門生為一族並磔之夫孝孺台州甯海人子澄袁州分宜人南京去甯海一千三百餘里去分宜一千八百餘里所逮之人遲則數月速亦必踰數旬文皇以六月乙丑入金川門丁丑戮方黃於市中間相去止十有一日能逮之如此之速乎而况外親朋友散在四方者乎及讀實錄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副都御史陳瑛請追戮黃觀王叔英廖昇周是修王良顏伯偉等上不許瑛後閱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家乃知方黃獄詞皆瑛所定且在方黃死後而非二公身親見之也稗史之不足據者此也華亭王尚書鴻緒著明史例議言成祖開基英主野史欲表孝孺之忠極斥成祖之虐故為九族十族之說以為永樂初

年朋友尚爲一族外親之外罪有連坐此立說之過也今考表忠錄文皇謂孝孺曰汝不顧九族乎蓋恫喝孝孺之詞答曰便十族奈何則孝孺忿懣之語也其後株連旣多門生朋友外親之外親亦皆不免實錄胡廣傳廣嘗奔喪還朝上問百姓所苦廣對言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爲害是外親何嘗不逮英風紀異云當時指爲姦黨村里爲墟復延及鄰邑故今有誅十族之號則雖無十族之刑而其毒更有甚於十族者矣實錄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與姦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進士實繫罪人應就繫上以其自陳并其家有之夫與姦惡外親有連非外親之外親乎彥以自陳得免其不能自陳坐罪者何可勝數而謂野史立說之過乎是史例議之作不特爲成祖諱

并爲陳瑛宥矣且成祖於建文帝臣也兩國交兵呼敵爲賊惟諸葛亮出師表漢賊不兩立而已建文元年十二月燕王上書於帝及傳檄天下皆指斥帝名以帝將宋忠謝貴爲賊耿炳文孫泰俞瑱等爲逆賊此雖宋晉安王之於廢帝齊南康王之於東昏隋漢王之於煬帝未嘗敢爾而成祖竟毅然呼之而不顧及帝崩而謚號無聞陵墓無所皇后太子皆陰置之於死少子及帝弟吳王則幽之於鳳陽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以視太祖之謚元主爲順帝封元主孫爲崇禮侯相去豈不遠哉方黃等忠義自矢奮不顧家陳瑛等助君爲虐故其禍爲古今所未有尙論者見之惟咨嗟歎悼付之不忍言可耳何必曲爲之辨謂其事爲野史之增飾詆其言爲流毒萬世也哉

成祖北伐非義兵也亦非應兵謂之忿兵可耳元自脫古思帖木兒五傳至坤帖木兒益衰弱復國號韃靼自稱可汗其臣猛哥帖木兒據西陲號瓦剌王俱未侵明境亦未通使於明燕王起兵即皆與之求助又招其叛人爲羽翼實錄二年二月丁未韃靼國公脫列干司徒趙灰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刺帖木兒自沙漠率衆來歸是燕王所招韃靼之叛人也二年二月癸丑諜報北寇將侵邊燕王詒書可汗及瓦剌王是韃靼以納叛來伐燕王詒書請和也三年十一月辛未韃靼可汗始遣使來輸款是韃靼允燕王之請遣兵來助也燕王遂以是年十二月率兵南下不復北反矣曰始婉辭也曰來輸款諱之也其時大同守將陳質遼東守將楊文皆在北平肘腋燕王故厚結韃靼以擾之令二將不得來侵且以絕二

將之所與燕王始可南行而無畏此與唐高祖稱臣突厥藉其士馬爲聲勢又以防劉武周事適相類明年天下大定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成祖益招亡納叛授以爵秩給以土田錫以姓氏且卽擇其狡黠者爲使俾間其君臣離其部落鬼力赤死本雅失里立因欲招本雅失里爲臣韃靼安得不怨更安得不怒則其拘囚使臣或囚之或殺之宜也且其國爲可汗謀者其始責報必如突厥之於唐高祖其後歸曲而直責以成祖爲負義侯爲逋逃主未可知也實錄特未載耳郭驥死五將歿而成祖自將之兵不能不出矣八年幹難河之役本雅失里阿魯台已西走僅命將焚其輜重收其牲畜降其餘衆而已詔天下以大捷矣十二年戰於忽蘭忽失溫瓦刺馬哈木兵頗盛中軍鄭亨中矢走左右二軍亦不利捷書

云師至撒里怯兒敵兵迎戰一鼓敗之追至土刺河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飾辭非實事也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皆不見阿魯台而還而二十年詔以移師敗兀良哈二十一年以納也先主于降宣示中外二十二年成祖崩於榆木川矣夫阿魯台馬哈木非堅敵也以天子之尊勞師費財以勝之尙不可爲後世法况屢出而無功乎幸馬哈木阿魯台相攻擊諸王子復爭立故師行得以無患耳彛使二人解讎結約合而爲一或角之或誘之或迫其前或絕其後或襲其左或擣其右明兵雖盛有不潰敗者乎古之智將因糧於敵然後軍食可足韃靼在漠北之野何糧可因而何食可足哉方師之初出也議以武剛車先運糧於塞外築城緣途以貯之而中軍王友右軍劉才以軍士乏糧餓死甚衆受責矣其再

出也忻城伯趙彝以擅殺餽運民丁盜買官糧被鞫矣其三出也尙書夏原吉方賓吳中以糧儲不足議請息兵原吉中下獄賓懼自殺命戮其屍矣自是分車驢二運每次用驢三十四萬頭車一十萬七千五百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而前鋒陳懋於第五出也師過答難納木兒河北抵白邨山以糧盡還成祖在軍中亦言兵法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乃自知而復自蹈之雖日遣人巡視諸營以自用麩糲均給之奚益哉夫成祖飢勞勿恤必以此毒天下者蓋習見太祖時常遇春之克開平徐達之擣定西馮勝之下金山藍玉之襲捕魚兒海皆所至成功故欲出而洩一時之忿且見彼中乖亂冀雪恥如唐太宗之臣突利而禽頡利耳特以師出無名不敢屢發降人乃爭言

伐敵之利與義以逢其欲大同興和開平萬全諸將或覘塞外火光或見近塞游牧皆詭言敵將入境請舉兵應之而五次之師方出其後子孫效之幸則為宣宗之寬河不幸為英宗之土木孰不自成祖作俑乎或曰迤北來歸絡繹不絕於道受冠帶奉正朔者遠或七八千里近亦不下千里可不謂威令行於沙漠太祖之肖子乎曰不然是非心悅而誠服亦非力屈而勢窮也李賢所謂以利誘之耳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方其未知賈市之利則煩招之以書來則厚奉之以貨去則遣使與偕以斬其再至或強其暫留皆降人謀也正統末瓦剌之禍實基於此未幾他部入朝授官者寇盜大軍之後重而降人在畿甸者咸劫民財抗官軍終明代以為常見威令欲行於沙漠反不能行於近郊矣曰然則受也先土干

之降亦非乎曰非也漢渾邪休屠二王各有分地其降也漢武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議者猶或非之也先土干以隻身歸明其在北則桀黠自負有不臣之心來歸則諂諛卑佞希朝廷寵祿二十二年之師實也先土干一人啟之蓋韃韃之叛臣而明之螫賊也余故備論之以為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者戒

南宮書法論

楊椿

或有問於余曰實錄於英宗北狩每月朔書在迤北南歸則書在南宮此春秋書公在乾侯綱目書帝在房州意也子今將仍之或稍變其例乎余曰英宗非魯昭公唐中宗比也英宗之北狩猶晉懷愍遷平陽其居南宮則唐明皇居興慶宮居西內也懷帝自永嘉辛未六月為漢人所執建興癸酉二

月弒於劉聰中間相去二十有一月愍帝自建興丙子十一月降漢建武丁丑十二月亦弒於劉聰中間相去十有四月綱目於懷帝三書始云漢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繼云漢封帝於會稽郡公末云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愍帝兩書始云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漢封帝爲懷安侯末云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其歲首月朔末書二帝之在平陽也明皇自天寶丙申六月奔蜀至德丁酉十二月還京相去十有九月中旬間有事則書無事則否還京至寶應壬寅四月相去四年五月中間書上皇者五始云上上皇尊號繼云上皇加帝尊號又繼云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又繼云上朝太上皇於西內末云太上皇崩其歲首月朔亦未書上皇在成都與慶宮在西內而乾元己亥歲上皇竟未見於綱目此綱目書晉懷

愍書唐明皇例也春秋魯昭公綱目中宗則異是昭公以二十五年九月爲季孫所出至二十九年十月凡四年有餘皆居鄆魯邑有事則書無則否胡氏云在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是也二十九年冬鄆潰始居乾侯乾侯晉境內地自此公遂無事魯亦未別立君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皆書公在乾侯左氏云非公且徵過穀梁氏云存公皆是也唐中宗卽位未幾武氏無故廢之甚至改元建國故綱目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仍書帝在某州於歲首先儒云不予武氏革命是也此春秋書昭公綱目書中宗例也英宗輕身陷敵甚於懷愍景帝之立內受命於母后外承英宗之口旨較唐肅宗爲順一年之內也先奉英宗如大同如宣府至京師事蹟頗多自宜據實書之南歸以後高居無事以位

則上皇尊之至親之至也以地則南宮非乾侯外邑均房下州也安得與昭公中宗比乎實錄作於成化初其時景帝之謚號未正攘位之詔命猶新故史臣不得不書此耳後人若欲執爲定例是以季孫武氏視景帝母乃大乖春秋綱目之意乎余故爲之說俾論古者覽焉

原勢

儲大文

盜賊之禍始於秦至漢而甚至晉北魏而又甚至隋而甚烈至唐黃巢而又烈至元明而禍甚烈張角足以亂漢王彌杜曾足以亂晉葛榮邢杲足以亂魏黃巢足以亂唐楊安李全足以亂金皆不能亡之而秦隋元明國遂破滅者何也秦輕改周轍隋不悟北魏之覆轍而明又蹈元之轍也上古之世分而爲九州又分而爲十二州又合而爲九州中以封建萬國而方伯連帥統率之後稍兼并然大率因其定勢故強國得以立至秦分爲三十六郡又益爲四十郡地裂兵削陳勝吳廣起守尉監亡以禦雖關中兵四出而不能救漢分爲十三刺史東漢因之雖罷郡國都試而刺史權日崇至晉亦裁益爲十九刺史九州之迹少復地有常界兵有常將其習之

也久其附之也深故張角雖起而不能亡東漢王彌王如杜
會雖起而不能盡亡西晉孫恩盧循雖起而不能亡東晉也
宋齊梁陳州益分兵益弱元魏亦多析州制雖設行臺曾無
補於勢故葛榮邢杲起而國幾亡隋承齊周之後幸列鷹揚
府衛兵充伍而州郡遂夷爲一又懲尉遲迴王謙之難忘葛
榮邢杲之禍將舉天下盡運之朝廷罷魏周總管府國勢渙
而鎮將亡以攝此張金稱翟讓朱粲輔公祐之所繇橫行而
無憚也唐分十道以河江淮關嶺爲界採訪使統之折衝果
毅兵雖寢廢而節度府兵日盛自尹子奇田承嗣不能犯江
淮劉展袁晁裘甫龐勛兵越界輒訶雖以黃巢之桀驁秦宗
權之贗殘流毒幾徧天下而卒爲諸鎮所覆則地之不可無
常界而兵之不可無常將也蓋已瞭然矣宋仿唐制分諸路

金因之故宋雖廢藩鎮金封十一公勢亦已晚而盜賊起而
禍不甚烈元有天下恃攻取之易不思中原定勢置行省江
湖陝西嶺北別失八里地既太遠其他亦旁通廣關務爲夸
侈舉三代九州之迹唐宋分道分路之制而盡蕩覆之繇是
山河失險盜賊橫決以迄於明季寢四百年而卒莫有知其
本者此賈誼李綱之識所以曠百世而邈遇也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傳曰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明置布政
司都司總兵巡按又置巡撫撫治又益以總督督師雖官名
殊元而行省行臺闕略之勢終不能變或視元較甚焉合河
南河北爲一而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爲一而江之險失合
湖東湖西爲一而湖江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
隸而淮漢之險失洞庭中涇湖廣鄱陽中涇江西滇洱中涇

雲南巢馬洪澤天湖安山昭陽駱馬射陽贊社丹陽石臼洮
 瀾澱山仰臨平夏蓋鑑壺山黃蓬異龍湖滎澤雲夢澤百花
 洲高雞梁山泊豆子甌惡溪珠池中淳諸隸省震澤相湖分
 隸兩省無以釐畫之而險胥失旅順鎮江隸山東閑山陳錢
 官井長年多迷所在欽州舟走交趾東都又失四峒緬甸南
 直走大古刺而海之險失莽刺捏工川昔號黃河九曲今號
 小套豐勝諸灘殆類平地又經天橋峽壺口山自司馬阪江
 經夔州上中下三馬渡漢經均州廟灘光化羊皮灘淮經光
 蔡諸灘趙家步無以阨之而江河淮漢可永恃之險并失漢
 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爲一而蜀之險失郴隸湖
 南贛隸江西又合左江右江爲一而粵之險失沅州偏橋分
 隸兩省鄖陽南贛合隸四省湖北隸蜀川北隸黔建昌畢節

隸滇陳曹沂膠隸淮揚遵義訖隸四川江浦六合訖隸應天
 經畧或至七省總督總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
 下並聽節制而金元行省之制又失潼武固杉捍玉壘米倉
 朱陽轆轤延水蒲津龍泉黃澤虹梯玉峽天井當子口九里
 木蘭穆陵獨松太平橋石門辰龍鐵索橋關朝天黃沙軒轅
 千秋烏龍仙霞分水太庚五嶺香爐關索嶺分隸兩省齊北
 走滄景魯南走邳濠會無藩籬之限潞涿津門河西務保魏
 濬滑介休安邑晉蒲甯夏同州多巴鄴洛朱仙鎮許南陽臨
 清濟甯夏鎮曹縣清江浦池河正陽橋揚真京口漕岸南濠
 南翔蕪湖關灣子烏鎮平望塘樓招寶清湖吳城景德鎮樟
 樹鎮樊城沙市漢口湘潭錦市夏都夔關浦城南臺廈門金
 門壕境香山香市四會蒼梧鎮南關龍里大方織金金馬龍

尾關永昌寶井會無堅壘討來弱大通湟浩豐渭涇固洛汾
絳洞渦滹沱清濁漳桑乾易灤潞衛三岔維膠濟汶泗沁洛
伊汝汝睢沐潁澠樅陽石梁吳淞婁荆茗雪新安富陽曹娥
大澗江心寺章貢峽江潁澠清江沅西瀆湘瀟柳劍滙灘
融白水涪渝金沙大度沫瀘烏江索橋江中江路江金沙江
漾濞諸名淵祁連賀蘭隴坡華秦嶺哀斜而蘆芽五臺太行
大茂紅縹白雲岱副嶽沂林慮王屋熊耳桐柏岷峨瓦屋劍
閣海龍固嶮衡九疑幕阜嵯岬廬瀟野天目天白霍童九連
嶠嶺羅浮勾漏格孤魯魁高貢諸名險前後左右水險與陸
地同山險與平原同而直省之險胥失以暨山谿阨塞形格
勢禁且胥視爲腹裏棄爲甌脫而天險並失其餘道府州縣
衛割隸謬妄輕重失次者難徧以疏舉而改元總管府爲府

隸縣多寡尤屬偏畸故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
一縣則他縣震破一府則他府震破一省則直省胥震以迄
於土崩魚爛而不可救止雖人謀不臧抑繇地勢互錯險與
賊共之有以啟戎心而闢寇徑也昔晉令齊東其畝而國佐
曰吾子戎車是利南齊欲合兩豫州王儉謂方鎮常居軍府
素正則壽陽雖聲不先聞不能斷路而先機有備何承矩置
塘濶深不可航淺不可騎一衣帶水遂限戎馬古之人不敢
棄其險雖無險而殫計以設之也如此明人不知大勢自亡
其險及事勢壞裂乃始調土兵邊兵狼兵苗兵設經畧督理
撫治人地兵將不相附習或欲分爲四正六隅十道又欲收
勢短節險之效以遏賊保定鳳泗九江設總督天津登萊漢
中設巡撫卒不能繇其本以救之故賊不强於張角黃巢而

國遂爲秦隋元之續悲夫悲夫使河南北分爲二道而經畫垣曲南盧氏北以扼之則澠池不得渡漢中興安隸四川而守潭毒仙人關興勢饒風青泥嶺以蹙之則車箱峽不得出英霍光蔡合爲一道而嚴兵駐白苟堆馬頭山板石坂三江口恨這關以環何之則賊不得避暑袁山侯秋肆劫重兵鎮襄樊而房金附漢中爲一道達開忠萬越大昌大甯三十六隘合歸興巫爲一道畫江附大府以聯絡之則襄陽不得夜襲開縣不得大奔明之亡久矣而其所以亡者尙不瞭然於天下吾未知賈誼李綱處此爲何如也

荆州論

儲大文

荆州北距襄陽東距漢西距夷陵南距江財十里地平衍沮洳無峻嶺嚴關以爲阻隘古稱用武之地曰荆襄襄固則荆

固若無襄是無荆也昔者元破襄陽降呂文煥則朱禩孫制

置江陵而不能守苻堅破襄陽獲朱序則桓冲退治上明

在松滋縣冲老將蓋識屈信進退之勢也曹操置郡襄陽又宿重

兵則吳南郡治南平又成公安地皆在南故能有餘力時入沔

漢祖中而卒歿西陵之難何則形屈而勢信也苟不能屈而

漸信是適貽敵之擒而已矣嗚呼以梁元帝新復之勢定都

江陵又北與襄陽爲難而周師忽至則其舉國爲俘焉宜也

夫荆州者地勢視江北濱江諸郡大類揚於楚則類黃昔人

守廣陵豈能固者毛寶合豫州兵力戍邾城而卒蹙於江金

再破黃而宋遠不相聞夫荆州者北兵若至是絕地也其不

蹙於江不止也南兵若至是又不存之地也昔者灌嬰自江

擊江陵而共敖滅陸遜白衣搖櫓而糜芳不知劉毅劉道規

自馬頭襲江陵而桓謙不知王鎮惡聲言劉蕃上而毅又不
知蕭銑都江陵而李靖以水漲自清江條至則百粵江西兵
胥不及援非智不足也日日而備之夫力不暇給也就令力
能給而南與北交備夫亦卒莫之暇以至頓而必屈焉已矣
是以孟宗政三海迄不能阻阿里海牙之師高季興國勢獨
弱四面稱臣唐建南都命呂諲以舊相填撫而後卒爲下府
晉宋齊梁自王廙王悅督府常治江陵而必復立雍州於襄
陽其兵鋒常爲所督八州之冠此隋之所以甯授後梁以江
陵必迫奪其襄州岳飛置宣撫所以治鄂而必主襄陽而李
綱之所以首議巡幸也或曰桓溫都督府亦治江陵治江陵
則能扼蜀曰溫時適圖蜀也若扼蜀江陵又不如夷陵陸抗
曰西陵國之西門是殆與鄂鈞重也然則督府宜何置曰昔
李綱議行都曰襄陽後又曰長沙不言江陵長沙有重湖之
險綱之識殆能以屈爲信類吳君臣而度越王廙呂諲萬萬
也若夫督府宜置者則吾必曰襄陽次曰巴陵

大人容物愛物論

儲大文

大人之容物愛物也廣言之則更僕未易數約言之又懼無
以副勤勤懇懇之旨嘗論士之仕宜師古賢宰相而易占在
田之利見孟子所謂格君心正己正物者亦指臣道而言故
敢以培護人才薦延士類爲容物愛物之本又不暇遠引請
引宋明以來諸宰執證之人物莫盛於宋宰相之賢亦莫盛
於宋然嘗謂宋有宰執三人焉寇忠愍范文正歐陽文忠而
已忠愍澶淵之役何承矩曹燦荆嗣馬全節之宿將而用張
齊賢雷有終之大臣有威望也而用田敏楊延昭之奇鷲也

而用盧瑋宋搏謝濤之文吏也而用不甯唯是楊億之文也
而用向敏中張詠之遠藩也而亦用雖丁謂亦不以李沆故
而不用之鎮撫夾河也文正知陝西三州及參大政孫復胡
瑗石介之學行也而用李師中滕宗諒孫沔蔡挺之恢廓縱
軼也而用种世衡狄青郭逵之將畧也而用尹洙蘇舜欽之
文也而用王益柔之文而縱軼也而用不甯唯是雖李觀徐
復亦不以沈淪困躓而不用也文忠知嘉祐貢舉曾鞏蘇軾
蘇轍之文也而中張載程顥之理學也而中而其他薦延者
雖王安石常秩亦薦呂惠卿亦薦雖聞邵雍之名而不薦而
不啻薦也是故無所不容以愛天下之才以相天子者忠愍
文正文忠是也富韓司馬皆號名相而嘉祐治平極盛之世
不能不變而為熙豐元祐不能不變而為紹聖人才用舍蓋

猶有憾焉彼李沆與王曾亦宋之名宰相也然以張齊賢之
才又同位東府而沆卒擠之以去以張詠之才又承帝問而
曾不能力舉以自代則非大臣之道也天地生才磅礴鬱積
遲之又久而得一人焉而是人之才且為世訕笑排斥之不
暇幸而有以自振至為天子用而世亦不以不才而疑之如
齊賢詠者且不免煙塞之歎而况名位資貫萬不及齊賢詠
者哉明季諸相皆齷齪無遠畧時引用一二親黨卒不可以
為天子之大臣惟江陵當國於戚繼光李成梁諸人知之而
用用之而盡蓋猶有忠愍文正文忠之遺畧焉而如用他事
概斥之則夫華亭新鄭以上之機銖互相傾奪吳縣太倉以
下之衣鉢密相付授其舐排土類而惟恐人起而軋之則一
也而江陵善馭天下之才功固遠矣然而誅賞混淆蒼素易

色故予嘗謂蒲坂之罪不在分宜下非激也夫亦歎息痛恨於世之有才而不能容者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其容與愛有差乎曰生犢破車必致千里夫容之所以愛之也而其用則爲容物愛物而已矣然則如三公者果可爲大人乎曰昔回鶻擊唐占者言當見一大人後郭子儀免胄見之而朱子釋經謂子儀雖未盡道是卽當時之大人也然則如忠愍文正文忠者夫亦有宋以來宰執中之大人而已矣

尙簡

儲大文

文何以尙簡也近世以來操筆爲文詞者其詞日益多而道日以喪文日以敝故尙之或曰子言道可也古之志於不朽而立言者多矣或衷於道而不傳或不衷於道而傳是多不出於簡簡安所用諸曰天下有離道而可以爲文者乎無之

六藝亡論文之傑然名於世唐宋來莫若韓柳歐陽蘇曾王此數君子者謂其無與於道則可謂其文盡無與於道此不知道也柳州品最後然文率依倚於道若無所依倚則直等於近世之文枵然無有者不可以爲文又如遷謫後諸記決不能清迥深靜令人可長感也吾之所謂簡者如此蘇氏之文人率美之曰暢予謂蘇氏蓋能簡者何則事理明而氣實假令出其策議書疏之意令近人引紙道之決不循行輒止然文忠文至黃州而益簡至惠州昌化軍而又益簡蓋有得於清迥深靜之旨而非止諸家之工於言者故其道雖不醇而若概不知道則必不可以爲簡或曰此言靜也非簡也夫文未有不靜而能簡者亦未有不能簡而造於工者蓋古之詞極煙波嗚咽峻體嵯峨之勝而未嘗不於簡者發之今之

治古文詞者多見及此而未及此則不能無所執甚且號於天下曰我知道也噫士不知此吾知其不可以治古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司馬司士

儲大文

王制辨論官材獨專於司馬雖司徒造士亦屬之蓋邦國大事在祀與戎而戎事尤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司馬之於官材雖無不辨論而實以戎兵爲首務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鄭氏注亦引王制證之王制傳爲夏殷制而周禮司士實屬於夏官司馬賈氏疏亦謂與大司馬進賢與功同然則司馬之辨論官材不必盡如夏殷而其重

戎士實同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蓋六服胥同之此所以能佐大司馬建邦國之九瀆以佐王平邦國而又以九伐之瀆正邦國也近世名臣惟高新鄭掌銓時請選擇進士知兵者繇兵部四司晉至兵備道巡撫總督以暨兵部在京二侍郎胥豫儲而遞升之無與他官互遷補爲有合於司馬辨論官材論定後官司士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之旨江陵仍之彌收厥效此實司樞筦暨平章軍國者之所宜重加意也

宣重取意出	之青玉刻為之	許合休日	前數對進士	而而更以	與百同之	大士齊同
...
...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or label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